杜詩闡

杜詩闡第十五卷目

杜詩闡卷十五

同學王日藻邦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梓州詩　廣德二年

遠遊

遠遊命題含是去蜀之想屈原不得志於懷王爲賦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着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　四句遠遊
種藥扶衰老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四句自遣

賤子流落何人記念亦所向皆迷到處爲家而與野色春沙作伴耳况賤子老矣種藥自扶賤子窮矣吟詩自

脫我數年無家，只爲朝義未滅，今聞官軍一戰敗走河北，若果然耶，從此京華可以晏然，我賤子豈終迷方遠遊於此者，殆無家而有家矣。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正月，官軍僕固瑒、侯希逸等追史朝義，朝義敗走，縊於林中，李懷仙取其首以獻，河北諸州皆降。先是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至鄭州再戰皆捷，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開門出降，收河南。在寶應元年冬，收河北在廣德元年春。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四句聞時 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京○四句聞後

我身羈劍外，忽傳朝義已滅，河南北皆收矣。意中事若出意外，喜不可言，往念朝廷連年宵旰，師徒頻喪，至今

方告成功可喜耶翻覺可悲耳退看妻子無恙翻
鬧時涕淚滿衣裳至此而愁何在起卷詩書似故
翻悶時涕淚滿衣裳至此而喜欲狂我久客捆裝一身
而外但有妻子妻子而外但有詩書既卷詩書能無放
歌縱酒既有妻子便當結伴還鄉我阻留在東京今由
東川至東京定須出峽道經襄水但峽江湍而險則穿
之襄水順而易則下之此行即從此
以穿彼便下此以向彼更無他阻矣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二句登樓）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六句登樓）

情景寫足春
日梓州門字
我行路既久熟知其難今日登樓一望雙眼欲迷耳所
以然者我萬里蒼茫他鄉流落所有者獨我身在顧身
亦老矣跡終滯矣少壯之身本我有者今也却無羈棲
之跡本我無者今也但有留滯如此顧此梓州江流宛

韓不離城郭當此春日東風消息吹入鼓鼙不獨此耳樓頭燕子來尋故巢依舊銜泥雙雙棲宿獨我少壯不再羈棲終老極目天涯望眼欲迷與言及此傷加之何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四句懷故

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 四句

闡

試去

旅

我登樓望欲迷者以由天畔望故園也此時登樓之眼不能歸故園此時登樓之眼亦不能即到故園然幾隨風入故園耳故園久作戰場今曾定否登樓之眼隨風而入若見其今始定故園昔曾移柳今尚存否登樓之眼隨風而入若見其更能存縱使果定縱使果存我故園之歸亦若恐遲我眼對故園之歸似難更遲我故鄉未得歸吳會之遊此行須決蓋我性不厭交遊今交遊斷不可冷也吾不喜繁勝事則不厭其繁交遊冷何堪再後時事繁何容不作蜀可去吳可遊矣遊吳必下荊門長嘯而下非所行不甚也心哉心勝事繁如壯遊詩中王

謝風流闔閭丘墓劍池石壁長洲芰荷趙太伯德勾踐想秦皇訪越女皆古蹟耳非繁華也

花底

紫蕚扶千蘂黃鬚照萬花二句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四句花底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以諷意結

花外有蕚將以扶蘂花中有鬚反能映花我行其底疑來暮雨有此翁鬱非朝霞有此蔚蒨不然或是潘安縣彷彿到河陽耶或駐衛玠車行衛見璧人耶顏色則好矣少焉紫蕚摧黃鬚褪則泥沙同委耳其語此花慎莫作泥沙之委哉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

時翻翼黃鸝不露身 六句柳邊 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二句感慨

梅柳二物本同時者人只道梅花獨發那知柳亦常新也枝枝下垂無不到地葉葉乘時自能開春況紫燕往來者枝動而時時翻翼黃鸝棲托者葉密而隱隱藏身柳亦新如此黑白經秋搖落與時俱摧近看漢南應已老盡遠思灞上亦復愁人柳亦安得常新哉◯結二句見得在梓州固老歸長安亦愁總是自況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 一句貫子大 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嬈 二句在通泉時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君一來開我愁舞罷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頭 六句在梓州

使君意氣一何豪也昨遊通泉常蒙見招邀金穀比美
擬殊不一次今我歸梓州君往通泉水東流燕西飛雖
在春光不能相見然我不能往通泉再叙舊歡使君倘
可到梓州重話佳宴使君何惜攜妓東來聊慰偏飲此
時花枝入座所我幾纏頭亦何靳焉使君多費也○此
詩分前後兩截前截月常見招非一招也曰細馬將鳴
非一鳴也曰佳人屢出非一出也後截曰再騁肌膚前
已騁過也曰重看花面前已看過也曰還有纏頭前已
有過也騁過思再騁看過欲重看有過將還有。
是於戲題惱處都是戲處戲處又都是惱處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 二句送別 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 四句情景 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二句別意

登原送別則憑高矣一兄一弟是所親也當此芳辰適
逢言別雖曰久坐能幾何時此行將赴成都矣於是憑

高而望水爲遠水遠水之浪非不愁人山爲他山他山之春亦足娛客不見野花處處點染行裝官柳行行逢迎祖道然則判官此去何傷之有獨憑高者對此芳辰天際離筵殊殊相值誠有難爲情者

題鄭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獨相憐三字領至末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幾問賢

江船臨行而且繫者爲憐明府不忍遽行耳憐明府者其德政在鄭原也我繫船江頭但見雨因雲而散如呂尚之爲灌壇令田當春而青如陶潛之爲彭澤宰雨暘若時明府德政如此夫豈百里才耶在明府數爲小邑亦殫心供職我則頻驚代爲問天何爲如此才能便爲下邑見令巴東一路明府之賢幾人問及所爲獨相憐耳○茅屋壁三字便見廉吏榜題詩茅屋壁以愧當時大吏不能如郭明府又歎爲大吏者有賢能如郭明府不能薦之朝廷故一則曰爲爾獨相憐以見無人憐郭明府一則曰一擬問高天以見并天亦不憐郭

明府二則曰逢人問幾
賢以見我獨憐郭明府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 四句題面
淚逐勸盃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爲情 四句送客

之情

二月送客何頻頻也東津江水漸漸欲平此時泛江仰而山際煙花濃濃其重俯而浪前舟楫滾滾其輕我送客烏能無淚淚在盃先若隨勸盃而落亦焉得不愁愁在笛外似連吹笛而生月日送客日日離筵夫豈易爲情者江水悠悠知我心耳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四句送一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四句下峽行矣崔翁今由東川下峽西歸長安幸下峽者舟楫多翁此行有共濟也翁下峽矣我行伊邇不過暫別況翁族長安此行下峽亦不過爲省親問眷耳從此經行處有黃牛峽白狗峽有朝雲祠暮雨祠翁幸一一題詩彼我將來出峽憑此問訊翁某日過白狗黃牛峽某日過朝雲暮雨祠知翁下峽安穩無恙卽吾心亦慰矣○結二句卽張籍送遠曲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意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月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四句惠義寺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悄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四句陪使君之意

當春日爲無人境寺寂矣處虛空爲不住天寺曠矣旣爲無人境但有鶯花亦隨世界爲古今旣爲不住天雖

有樓閣自倚山巔爲高下惠義寺若此我遲暮之身更有何事登臨之際祗覺惘然無幾解脫塵緣安禪於此四使君若共縣金印各刺一州未識登寺時有此意否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 二句泛江送客 飄零爲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六句

邵蒙傷春一水間也

今日泛江追餞同舟亦暫一水之間傷春甚矣蓋由作客來川爲時已久況當衰老歸閑無期於時一水間所見者雜花爛熳重重之樹皆生輕雲往還處處之山皆有無奈雲處處而故人則少花重重而鬢毛自斑爲此傷春一水間耳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宮閣迥添愁 二句點題 含風翠篠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山腰之景 小院廻廊春寂寂浴鳬飛鷺晚悠悠 官閣春江之景 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挽迴添愁意

寺枕山腳其下臨江水一若深沉不流者然乃山腰則有官閣俯仰之間迥添愁矣山腰之景翠篠含風有若孤雲獨裊丹楓背日恍如萬木陰森若官閣中小院回廊當春而寂無人到春江中浴鳬飛鷺向晚而若有餘閒夫春江官閣總在寺下若寺枕山巔所謂諸天者尚出藤蘿之外計到山頭已應昏黑爲此翹首添愁耳○公特正在山腰官閣下俯瞰江上想諸天不勝迥絕之歎自傷遲暮登峯難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說到昏黑應須到上頭信乎迥添愁之總是借寺寓言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 二句文章

亦不能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二句賓子才縱橫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結出歸成都

文章小道不足盡子乃子才則縱橫而難量也文章不足盡子者以子有苦節也有大名者未必有苦節則名不符實非子有此苦節孰能符此大名信乎文章抑末耳然而尚論古人旣讀書雲閣擅絕丹青又問絹錦城才則真縱橫矣此行必過草堂我有浣竹幸爲題詩夫竹本物之苦節者題詩亦子才之餘技賓子豈虛名哉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二句追憶更爲後會知何日忽漫相逢是別筵二句入別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四句自歎

我與子四十年前童稚情親矣四十年中消息茫然矣四十年前誰料有此四十年四十年後豈尚有此四十

年信後會不知何日乃相逢又是別筵也四十年前對此花紅勝錦者爾我皆堪賞心何忿之有今老矣我得不忿四十年前對此絮白於綿者爾我皆不關心何皆之有今老矣能不生憎厇此桃紅絮白無非春色豈门無賴但侍御此行入朝致君對此春色尚有聊賴行我貂滯他鄉翹南春召比之入朝者還無聊賴耳想竟我倚親之時不可再得憶四十年中之事但有茫然雖花紅絮白爛熳酒邊解忏愁人彌添別恨而已○分作忿不忿言豈不忿也不忿是方言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領下七句）衮衮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眞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風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青山亦易盡耳其意則不盡蓋以青山上有牛頭寺上此寺者衮衮不盡也我到此頓覺耳目曠障礙撤此番出遊眞放放蕩蕩無拘礙意以無邊幅能不盡矣浪出遊無意以無住着能不盡矣青山有花花雖濃寺自靜物情

於靜處能見其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竹竹既細風亦幽世界於幽處能見其不盡不僅此也青山有禁鶯啼未休亦似有不盡之意而宛轉移時但不知何處開闢耳我上寺所聞見如此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蹬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六句望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結出所以望意

古有鶴林寺今於牛頭俛見之其山逕梯磴幽深莫測矣青山之外春色遠浮竟不誅山中有寺古殿之陰明河低宿俛疑是殿角連天因想寺中傳燈之光白日應照布地之處黃金尚存惜乎我未皈依其處及今未晚尚捨任做轉不住心哉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眞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四句兜率寺

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下四上寺之感

我久聞兜率名。即眞如法堂。古佛所會處也。此寺在巴蜀。踞江山之勝。江山無所不有。兼有巴蜀。蓋江山所及者大。巴蜀爲江山之一也。此寺棟宇。建自齊梁。齊梁二帝。皆佞佛。建刹獨多。故此寺棟宇。遞傳至今。一似齊梁暫棟宇常也。我猶同庾信哀時。雖久流落。庶依跡類何顒好名不忘。大覺未證。苟得白牛大乘可渡迷津。即上慈航去矣。遠近非所計也。○後漢何顒罹黨錮亡匿汝南。公自歎蹤跡有類何顒。好不忘。謂好名不忘舊誼。以何顒乃周顒之誤。周顒好佛。故公用之。庾信未嘗好佛。又何說耶。

望兜率寺

牛頭是眺望。
兜率是眺望。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飜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六句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二句望之意

兜率寺何在其山徑當密樹之交其寺門在深江之外樹密則霏霏然若但見雲氣江深則閃閃然者只有浪花夫惟天爲大望兜率而不見則諸天爲隱亦誰知其大惟佛爲尊望兜率而不見則禮佛無由亦空有其尊然則望之縹緲不如上之親切少焉清盥罷時終當隨喜一登也○樹密當山徑蒙翳未披之象江深隔寺門彼岸未登之象霏霏雲氣重似性地欠光明閃閃浪花翻似禪乘少靜趣不復知天大則失其本空餘見佛尊則泥其末都有微旨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四句送還京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結到

明寄
岑范

若春三月江水正深乘此輕舟送別何往葢送君歸帝鄉也帝鄉何在愁緒爲牽春色依然淚痕作件葢今年三月玄肅二聖初葬山陵送君歸京何以爲情哉凡人見酒則忘願予把盃常憶從來詩能買禍願子爲我慎辦惟岑范兩公須爲寄語今日都非盛年獨恐人壽幾何無幾相見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四句登亭所見

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四句登亭所感

亭在寺表故北路迴出雙林外亭在山上故一登亭直窺萬井中此時憑高而望江城日色真覺孤懸憑高而聽山谷風聲不知何處我身老兵革徒斷關河流落窮年孤踪萬里今日僅餘雙淚沾灑花叢而已○猶殘數

行淚蒙前淚痕
猶是舊君餘涕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搆坐來重 四句 惠義
寺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四句

送王少尹

寺隱谷中不能振起而苒苒然峯見林表若能秀出而娟娟然寺在谷中峯在林表則欄干之峻上處已遠谷中有寺林表有峯則結搆之妙坐來叠見惠義寺如此始將少尹騎馬而來下行春徑未幾少尹衣冠而起遂聞暮鐘回首苒苒寺娟娟峯欄干何在結搆何在但見雲門寂寂耳惜哉此別安得從君同赴成都也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浣花里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 四句 自悲

小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　四句送別

兼點自注

我自出華棄官竄身至此幸有韋郎同病相憐也寘身而久不歸者皆因天下干戈到處未靖江邊歲月不覺愈長耳當此別筵花開欲暮況逢春日老鬢都蒼我草堂南溪舊曾栽竹今當春暮定有新梢計此時多應過牆矣子歸成都幸爲過訪勿虛此行哉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　四句送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四句自傷

梓州是諸侯泛江而餞侍御所謂舟楫是矣侍御是使者趨朝而歸長安車輿駕矣於時筵上山花自相映發所傷心者江邊水鳥寂寂孤飛耳春日非霜鬢時獨垂者何其苦繡衣非天隅客把別者欲其西蕃由君是故人故

人一去寸心彌遥我之歸朝殆無日矣。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艷曲二首

李梓州何人女樂何物梓州泛江女樂在舫戲爲艷曲直是彈文。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舫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六句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結是戲意

此言[illegible]川爲泛江宴上客登舟騎空回矣一時女樂在諸舫[illegible]佳人滿近舫也歌一動江流清於扇底舞一舉野曠[illegible]於衣前既歌且舞玉袖飄金壺傾矣野曠則風多[illegible]袖凌風者一雙並舉江清則浪動金壺隱浪者半面偏斜凡此歌舞諸伎競將媚色偷眼春天益將爭妍於使君思邀二天之寵云。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雲鬢儼成行四句序上立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二句回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二句

跋

女樂作而歌久矣歌袖差池之際白日已移若不知日之暮也歌舞作而笛奏矣笛床交作之餘青霄為近殊不似人間境也於時曳袖度曲者翠眉傳其宛轉弄笛成行者雲鬟寫其聆悲少焉歌舞畢盛筵散前此迴字狩汀今立馬而待晚山已黑前此滿近船者今回舟而歸花水猶香諸舫女伎譬彼野鴛鴦耳豈使君自有婦豈亡野鴛鴦不擇耦而亂其羣哉○以判史刑事泛江且攜女樂荒於淸孟陽矣公諷李全在次章末二句彼黍有雞數使君則與共載羅敷深歎使君之愚答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公於梓州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豈非以李為人守行化民善俗之職使野鮮包崇付無感帨鼠不穿墉雖不求牡乃足嘉也彼鴛鴦匹鳥自有定耦野鴛鴦有不然者使君而學野鴛鴦何以化民善俗諸似譏而實嚴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 承踏青句 高樓鼓角悲

汞旌
旗门

亡俗踏青殊足樂也回首旌旗征何爲哉踏青能則悲風起而春色老旌旗動則鼓角震而高樓悲江邊回首非無故矣

秦州馬巴州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四句中則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二句結還勳業終歸功曹非復漢蕭何馬伏波

古有伏波將軍其功業甚盛今巴州是也勳業終歸夫貴久鬱鬱者若我雖除功曹非廣蕭之似漢蕭何蓋因宦情久淡志在遠遊耳所以萬里東吳嘗繫沙邊許久一時富貴如看水上浮雲蒲地征湖思作漁翁而遠之

？心霄漢雖臨鳥翼以翱翔獨愛春湖之色欲下湘吳知白玉之珂再趨廷闕所以今日功覺辭而不赴千秋勳業終讓巴州也若巴州者春湖之色竟非所受王州之典終當早朝信乎勳業終歸馬伏波哉○驪駒雖言出門白玉珂則趨朝馬飾時公圖出峽梓州登樓長鳴下鄭門送祁錄事曰江花未盡會江樓適等言上之非無謂也

短歌行送卯州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四何慰祁錄事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送二句許爲達書賢府毛江花未盡會江樓二句因寄蘇使君

憶昔偶然邂逅見過人事紛紜乃經年之久記君面而不忘者有故也試念錄事後生後生可畏何寂寥之有且有長才長才未有終貧賤者今歸合州起柁而往沙邊具小舟亦將行矣此地有蘇使君錄事此行先達我

晝江樓躑期尚在江花未落時也。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二句惠義寺園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二句送

我與員外於此園裏朱櫻已垂朱實蓋初夏也園在郭外負郭諸田皆我有耶幸與員外萬里相逢正貪握手况員外才高使人仰望者今此離筵庶幾當之無愧二句言朱櫻此日垂朱實見時日將夏客終留滯郭外誰家負郭田言田園雖好非我故鄉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四句追叙別筵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四句寫在道

猶想惠義寺園僕棼對飛鳥竹浮盃此時細草堪攜手
留連不舍者為其侵坐軟也殘花可惜吾悵望不勝者
為其近人開也此昨日事耳寺園叙後隨即登舟昨日
同舟不可再得是昨日猶未別也登舟而後遺即上馬
今朝雖行猶當並驅是今朝猶未別也直到綿州始期
分首此際一西川一東川去則同去來則獨來江邊樹
裏形影誰憐耶○萬竹
本漢書脩千頭竹萬箇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逼舂容霄漢
愁高鳥泥沙困老龍江漲六句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胷觀漲二句

呈竇使君
綿江何漲宿雨為之耳波濤所及直逼遠峯於時水勢
激射象為噴薄孤亭幸在水上尚能凌之水勢衝蕩象
為舂容萬井近在水邊能無逼耶所幸者高鳥在霄漢
間見然亦愁江漲而無由下食所喜者蛟龍以水為居

耳。然水愈上則泥沙愈下。老龍雖固不能出而亦受困爲傷愁老龍困我之心氣爲得而銘。幸有使君憐我同難得快然一舒云○春容者擊鐘每一聲爲一容以喻水勢衝擊之狀徐緩不迫脫唐鄭谷寒夜聞霜鐘有春容時未歇句

又呈寶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恐郎恐岸隨流輒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剗縣傍眼見揚州 二句應首聯 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二句應次聯

我意江派少止乃波轉作惡只恐岸亦隨流去耳賴有杯酒可醉使身如海鷗聽其所之然似此洪波關心之處剗縣爲小鑑湖不足道也傍眼所及揚州在前大江不是過也所以轉驚耳猶幸使君是情人情人共飲片愁少釋然則杯中物信足自遣海上鷗終許同遊哉○公與越之遊海頗不忘故關心傍眼便作是觀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腳青二句漲退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六句

向晚而漲退矣波凝微綠即岸腳亦映天光而青色照向晚則日暮不獨日暮與春兼暮春暮則愁添一倍愁添與醉無醒雖則無醒漂泊之餘終賴杯酒雖有一杯酒驛亭之上不免踟躕所以然者我與使君萬里作客同是浮萍漲水雖退加長別何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四句送別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加按擫不得漫陶潛四句泰送之意

吾聞閬州江山天下所稱必吏隱兼者茲方稱君真其人哉我泛此而送雖寵君行亦惜別猶況今日初送

推薦非藍賢才不過地方員缺推薦一二以承其乏則不然乃採其則當自劾必四知足凜絕去嫌疑乃為賢耳古有陶潛亦兼吏隱他時按縣若得陶潛其人可如往年督郵使有折腰之事哉

舟前小鵞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官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時所鑿琯去後名爲房公湖公過漢州在廣德元年春暮房公被召矣鵞兒存焉不無譏刺

鵞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鵞 二句點鵞 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 四句詠之 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二句危之

官池鵞兒色黃似酒漢中之酒有名鵞黃者吾對鵞黃酒對酒轉愛鵞也舟前見之頗怪其引頸而嗔船之逼又迂其無行而亂眼者多新時翅開遭雨思曬無加力小困波淼沒少焉舟回客散此城西北角豈無狐狸日

暮遲之亦奈何哉○引頭諷其貪無行諷其勝翅偶諷其不自斂力小諷其不自量客散狐乘危其權移勢去禍隨之也此似為鄭庭隨一輩言

官池春雁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為羣（二句傷其失時）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二句諷其知止）

雁謀稻粱今日不足願不遂矣雁非鸂鶒今與為羣亂其類矣雁不飛雲漢而在官池似有悵望且休悵望只恐歸時尚有暮雲之隔終不得遂其志耳○首二句傷房公罷相為刺史祿位所失後二句諷房公被召還朝恐其終不免也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二句諷之）翅在雲天終不[illegible]繳絕須防（二句危之）

雖欲春思歸亦急欲還鄉耳寧論幾處有霜泥翅猶在也何患雲天終遠但恐力微增繳之加出於不意此後正須深防云○此傷房公歸朝雖讒人尚在而不顧房以賀蘭進明之讒至於放逐是増繳須防者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谿不相見首應句

回船應載阿戎遊應次何

此池有楊公池吾到池頭不勝其悶幸逢楊子來鎮東州可何以悶不見楊公但見此池向青谿而寂寂故也既逢楊子從此回船應載阿戎與之共遊悶解矣哉○也楊公池蔡夢弼謂楊梓州先人嘗鎮梓州鑿池引水在青谿西今子又鎮此州故有阿戎句蓋王戎為王渾子謂楊梓州為阿戎則詩中有其父可知向青谿而不見正是悶意却向青谿不相見中明悶到楊公池水頭回船應載阿戎遊承足坐逢楊子鎮東州蓋不見其父喜至其子也

七仆房公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四句往[illegible]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四句獻柑

川俗以柑爲田故江岸柑園廣有二頃今纔有葉葉青而密能使青雲羞今纔有花花白而繁能使白雪避他日若結子則隨邊使不煩驛騎之傳如牛致荔支之事開筒則近至尊無過土物之貢如厥包橘柚之常計百果中豈無桃李先時而熟亦思獻金門而未可必也柑之熟雖後桃李原無與物爭時之意柑之獻終及金明那何至有遐棄之悲哉。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四句已然事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

營二句借祿山以警諸將

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二句將來事

先是漁陽爲安史巢穴自雍王太子适爲天下元帥漁陽猜貳盡爲所統無不在節制中矣猛將如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以幽州降薛嵩田承嗣等皆稟後王之誅盡以管內地降本朝若誠知不入本朝爲大計耳彼范陽舊爲祿山時兵儲糧地築雄武城爲邪塢以防敗走而竟不保此河北北諸藩所以盡歸本朝哉然則今日大勢河北諸將可令悉解兵權繫書一問彼燕父老必以休兵爲善又何須十萬師頃此諸鎮爲也○末二句似爲僕固懷恩發廣德元年春河北諸州巳降懷恩恐賊平寵衰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公曰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直欲以片紙消弭之河北諸帥皆可撤去此即郭子儀請罷諸鎮意此策不行河北諸藩竟貽患數十年漁陽結二語真石畫也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四句一篇

之注遭亂到蜀江臥疴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以上叙卜居草堂）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毋固必幽貞愧雙全（以上去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以四松結月況）

我性不羈生而放誕姿心任運覺天地間有無容計較若亦嘗欲逃諸自然耳惟是性生嗜酒風竹為緣於戚都郭外有浣花草堂之卜顧我有此草堂亦非得柢因遭時離亂流落蜀江將復臥疴便宜行事因之誅茅郊外饒地塹西經始上元固不爲亟落成寶應亦不爲遲土木之麗非我思存而勢之堅自覺遂意隨高下而

點綴亭臺無用結構也臨江流而愛其疎豁無事疏鑿
也豈無會心之侶同遊把釣無奈世亂之甚不遂酣眠
我營草堂一任自然而已昔為避亂而到蜀江者今又
避亂而去成都焉彼蛟龍出沒原無定居黃鵠翱翔長
思遠舉人而懷土牽於外物有愧賢達安惟是魯鈍性
成幾兆寸賊知道亂起攜妻遠行傍濟風煙流離巳極
猶幸牽任自然毋固毋必去蜀入梓行止無礙所由身
免亂賊幽貞苟全夫亦得力於平生能逃自然耳痼想
經營草堂時手植數種極不忘者四松尚小倘鬱蔓草
明數寸兼根一例頓遂我縱未歸其如鄰里痛惜何〇
此詩大意盡於葛常之詩話然謂公避成都之亂不忍
棲間其心當在草堂眷戀不捨如田舍翁一椽一茅穫
食以之者須加天地逆旅日月過客公嘗曰茅齋付秋
草又因浣花草堂亦何有世尊塵埃棟梁推願公弃念
不忘君國則有之草堂則未也故知此詩當以雅欲逃
自然一句為主自然者毋固毋必隨遇而安無入不得
故以自然起以毋固必
結夫豈沾沾一草堂者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嚴武去後東川使節虛懸以章彝爲留後公論巴蜀安危表云留後之設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公於章彝多諷辭後彝卒爲嚴武殺

絕域長夏晚兹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頂絕域句）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承清宴句）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自歎）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南樓）

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宴畢）

夏景　情事

東川爲絕域當此長夏得同留後清宴於此絕域則朝廷遼濶遠在燒棧北鼓角亂鳴常在漏天東清宴則我於將軍之第屢食有數況此御史之驄常叨與共自歎却老無丹換頭有白惟是關山寇盜不入狂歌之中土木形骸但付酒盃之内耳今日南樓長夏對此野雲消暑簷雨侵涼留後已出號而留門江城將黑老夫方題

詩而死宴蠟炬初紅自笑此身醒而復醉既與醉鄉爲伍又何窮途足慟哉○章藁爲留後不能乃心王室觀公冬狩行諸詩可見公示之曰朝廷伊邇只在僥倖此章應北而致王勿以長安爲絕遠章被儉貪荒不以封疆爲事公警之曰鼓角不遠已在漏天東章應慎固封守勿以封疆爲無事語意可參出號夜傳號令以出凡用兵下營必就主帥取號而行以備緩急相應加玄宗詠韋后逆夜葛福順請號而行郎邪辨之亂楊國忠之僕容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凡有記號以相別識皆謂之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迴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 四句題面

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四句自叙

前樓之席改於臺上迴矣既出號而留門乃夜深而月復光焉臺迴故其高在雲霄上暑濕誰侵且直據山谷問風涼自進但我老去之人一盃已足屢舞之興誰惜其狂江城黑則須蠟炬紅既留門而月復光官燭何爲

者是官燭不足增月光適足惱
鬢毛耳鬚毛已蒼何勞燭照哉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入白
白江魚入饌來 四句 扶侍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
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 四句 送別

昔漢曹大家隨子至官作東征賦判官之母即大家也其東征者以隨子回家而風生洲渚錦帆爲開矣於時帆前竹笋迎船而出一似感判官之孝養而出者渚裏江魚入饌而來一似感判官之孝養而來者豈非母爲大家判官亦不媿孟宗姜詩哉今當言別爲意無窮時値艱難濟才最急此去黔陽天南地北信使難通今日酒盃何惜頻勸判官尚早出濟時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 八句惠義寺餞宴

回策非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飈目存寒谷氷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蒸 六句宴畢而回 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六句自歎

中軍餞客其餞行諸事皆有常規亦既下令肅然矣於時前驅入諸天之地祖帳映金繩而飄乃南陌宴撒復至惠義寺者蓋聞樹杪之磬來謁雲端之僧耳少焉回騎所遊者舊路所攀者舊藤洞門之飈入耳如激寒谷之冰觸目而涼信乎此地出塵俗客不到登臨至晚炎蒸頓失我願避暑於此棲息忘年所可惜者羈旅之人嘉會不再艱危之日良友難得人生幾何堪此離恨重重耶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四句水亭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 二句自注 荊州愛山簡我醉亦長歌

以陪宴結

亭傍城邊晚通雲霧亭跨池上深通芰荷亭與廳事遠矣吏人守之嵇康不堪今幸其少且喜眼前無俗物在水一方伊人宛在今快其多矣竊喜座中有名士彼淮王好服食神仙之事今漢中絕葷斷酒有其高致矣彼薊子多神異之術公卿倒屣而迎今道士羅甚其品第一有其殊術矣梓州即山簡梓人愛梓州猶襄陽人愛山簡山簡鎮襄陽遊習池置酒輒醉襄陽人歌曰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今我亦竊比襄陽人以此歌贈梓州水亭之會真習池也

陪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 二句領至末 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

旗絕葷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新亭有此高會者以諸君卜吉啓行也於時張於亭上者有幕江波映焉日與俱動列於亭前者有旗風聲憑焉旗與俱響座中有絕葷者久應改矣乃不改如故且斷酒也葷雖絕乎猶願酒則勿辭此將諸君將發留宿應墮羊公峴山之淚送者皆作子荆零雨之詩一時去留難爲情有如此○時必漢中王亦在會王絕葷斷酒公前戲題曰江魚美可求茲曰絕葷終不改前戲題曰忍斷杯中物茲曰勸酒欲無詞無詞者無詞以解免也據水亭之會公注漢中王在會新亭之餞王在可知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公自注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以上章梓州餞宴衰老應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四句寫送別意

亭樹飄香秋雲散暑玉盃送酒錦席延賓主人有逸興矣此時送客之外更有何事惟有飲酒賦詩耳衰老如余何以為情念少尹向蒞成都賢聲素著此去長安輝光可知今日以舊少尹還朝他日以新京兆除職籍籍口碑可為少尹早卜者是青史趙張不足數目前趙張眞足傳也老人願望惟此而已○東川絕域刺史多豪傑如李梓州有玉袍金盃之豔草梓州有玉盃錦席之華亦足見此地天隅斗絕戎馬不交作宦者優悠膴仕此高崇文謂川中乃宰相回翔之地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雁過 汝陽已薨 掌中貪見一珠新 新誕明珠 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感懷二句

王兄薨於天寳九載雙雁不聞矣所喜者王珠新誕耳但今江漢上秋風嫋嫋殊切飄零之感吾與王同在他鄉不知竟作何處人亦足悲矣○只在他鄉謂王今貶蓬州何處人謂王本天屬落王今作何處人深痛之也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二句言反調　杳杳東山攜

妓去承謝安句　泠泠脩竹待王歸承梁苑句

昔者謝安泛海雖舟楫自若風還起也況梁苑池臺此時雪亦欲飛乎風還起雪欲飛王歸何以耶當謝安高臥東山屬蒼生之望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乃謝安攜妓惟事遊賞杳杳然不以朝暮為念誠思宦海風波有傾舟摧楫之虞不如攜妓東山聊以行樂也漢中令臣何獨不然彼梁苑雪飛歲云暮矣雖朝廷無勅王還旆之時但恐苑囿脩竹泠泠向晚久待王歸耳謝安舟楫風還起風可畏矣杳杳東山攜妓去風波何處焉梁苑池臺雪欲飛當堪傷矣泠泠脩竹待王歸王其終歸藩邸哉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

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以上櫻拂子　我

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淸秋至未敢闕緘縢 以上摱拂未可棄

莫薄陋於摱拂亦誰知其身有效能於人者在當此長夏人所羨者白羽扇摱拂薄陋不堪代之當此長夏最可憎者靑蠅蟲摱拂效能排能除之其柄金錯熒熒然也其絲朱絲灌灌然也豈騁顏色亦副主人之顧盼耳我年老貧病際此炎蒸之蟲咂膚賴爾撲滅誠然服之無斁無奈世情不終謂此薄陋之姿因而競棄雖有功能之義誰復肯徵我憶其前功與爲終始已歷三歲每當秋至緘縢益固者誠念炎暑淸秋送相循環豈以過時遂見棄耶○蒼蠅比小人有足除蒼蠅眞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意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所感正深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 四句送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 二句叙所經行處 經過自愛惜取次莫

論兵二句 規諷

亂後不易相見今喜相見秋深例必違行乃復達行益風塵爲客失足最易江海送君不能爲情者正爲此耳予此行必適丹陽昔有丹陽尹如溫嶠曾發王敦逆謀忠於晉室予此行必經白帝城昔有公孫述據蜀僭號復爲白帝城此僭偽者今日節度叛服不常藩鎮驕恣不法如王敦公孫述比比皆是予此行亦當擇主而事善守其身勿開口論兵貫禍失足也○考元二嘗應孫吳科與其爲人必喜談兵故戒之曰取次莫論兵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四句引起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使君四句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之任四句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勉之四句

送別

朝廷自安史之亂岳牧高官皆用武臣今河南北已收陶燕尋處經過使者於是武臣輕文人重方鎮牧伯復用詞人宜使君乘時起拔擢新耳今日出守陵州風呂度之力可成亂象張刺史之蓋作牧風塵詞人之任風騷如此但陵州一帶戎獠猖從今雖初定瘡痍未平使君此行表帥衆獠宜潔白以勵己訓停衆役宜均平以惠民則循政職矣從此霄漢而上看汝翱翔泥塗之中聽字出沒今日淸秋天氣萬象搖落使君之任時尚能回首江潯否也○廣德元年六月朝廷用楊綰議發帖括取行實明經進士俱停最爲近古七月又以行之既久不可遽改用詞人爲岳牧公意正謂岳牧作鎮方州乖此皆其所感非詞人可勝任者岳牧用詞人以謂詔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秋來不奉一行書二句我疏韋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二句韋疏我

幕下郎官安穩與否我何由知盖秦書則知不知者以秋來不奉尺書耳不奉書者緣知貧病之人必為人棄所山我不奉書能使韋郎之跡亦於我而疎也○貧病而人跡疎此其常也但恐人跡疎已不耐其疎耳公曰從來不奉一行書正是能使其疎之故能使人不疎是何等人能使人疎是何等人尊為能使人疎者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黄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六句梓州九日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二句往事之感

我入梓州兩度重陽矣往歲登高曾在梓州之郪縣北今年九日仍在梓州之涪江濱何留滞耶白髮之多且復一日何苦而不相放黄花之別年復一年雖新亦盖見之所以然者世亂之故久客無家行路之難不能自立耳然我登高感懷不自去年今日在十年以前矣不但郪縣涪江在驪山登道矣酒闌回首曾幾何時驪山

歸路不可復識耶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四句薄暮之景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四句薄暮之情

俯見江水最深仰見山雲薄暮時地感人矣此地寒花亦隱亂草此時宿鳥定擇深枝不隱亂草寒花之屯遂必擇深枝宿鳥之害斯遊顧此江水最深地非他因也舊國殆無時見矣顧此山雲薄暮時正高秋也高秋徒苦悲秋耳或者我生再少尚有可爲看此鬢絲必不能矣

杜詩闡第十六卷目

杜詩闡卷十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閲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璡漢華氏訂

閬州詩　廣德元年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墻遥空秋雁没半嶺暮雲長 四句薄遊之景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四句薄遊之感

風生於砌淅淅有聲月隱於墻團團有狀況遥空之處秋雁已没半嶺之際暮雲徧長秋景佳矣惟是葉之病

若過秋先飄花之寒者雖香不久我來巴閬淚眼幾添今夕秋光感人更甚其如此病葉寒花何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以上王閬州筵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我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以上奉酬惜別

高秋聲色滿崖壑閬州別意與萬壑千崖俱高深矣閬州使君爲餞十一舅浮舟出郭置酒臨江所可惜者良會不再生別爲勞耳況我輩窮愁俱已徹骨海內羣盜尚爾如毛何當客袂之分重以綈袍之贈沙頭黃鶴失侶悲號彌助渭陽之戚矣○窮愁但有骨言窮愁中但有骨可恃夫久客依人易致蹉跌公流落劍南狼狽已極然於嚴武則必致其枉駕於郭英乂則意氣不合拂衣去之在梓則李梓州章留後詞色未嘗少挫所以邊頭公卿之驕不敢驕於公肥肉大酒之要公不屑其要厚祿故人之書聽其斷絕恒飢稚子之色任其凄涼亦窮

愁有骨矣此何直與猢猻

樹聲比壯千崖秋氣爭高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閬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四句自京赴青城任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我舅意淒然四句閬州奉送

舄今未嘗不可如王喬仙令名傳太史舅氏青城之任是即王喬可惜者舅氏以天使忽來此命為左遷耳蓋此碧雞使乃來自紫微天把天子詔布命遐方者自宜過秦嶺入京師以報命天子今同秦嶺之馬却赴青城既愁回馬且醉涪江耳惟是青城治所俗污民雜以枳棘棲鸞鳳似屬不堪亦安能免於戚戚矣○當時縉紳皆樂內官不喜外任故公有感詩有頒郡輒無色語送舅亦此意云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赴青城任者二十四舅十一舅偕之往耳。

前王閬州筵是奉酬此東樓筵擬送別。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八句東樓筵）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尊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還復吞（以上送別情事）

閬州有十二樓皆滕王元嬰刺閬時建東樓亦一也樓枕城隅制作甚古年代雖久丹雘依然高百尺而臨江開四門而納客雖爲衣冠祖餞之所實與城市喧囂之區所以臨流設宴聊慰別悰耳惟是時值冬初秋色黯淡鳥獸伏霜露凝何爲舅氏偏遠行也不但山川間之抑且盜賊充斥乃高賢之意不敢緩者以二十四舅之任青城王命在身崩奔恐棘耳我送舅氏臨風哽咽無淚可揮矣。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四句敘景）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二句景）江流大自在坐穩與悠哉（結挽次聯）

閬中有蒼溪縣我送客於此適值山寒雨阻勢不能騎馬歸矣因而泛舟泛舟將回首送客寒山之處峯巒已過極目蒼溪眞郭外之景橘柚又來凡物過者可惜如此峯巒來者焉知如此橘柚借其過不可復追知其來無須逆料我放船而適所見如此假使騎馬安得有此自在而悠悠坐穩領畧此舟前佳景也

與嚴二歸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四句臨別）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爲鄰尙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

羣盗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八句別後情事

我客閬中幸有君在君去冷眼相看老病誰惜所由潜焉出游剩日同揮竚立臨風行塵俱遠也從此商歌惆悵巴俗爲鄰猶幸老病之餘微軀尚在朝廷盛禮得以相聞自中興以來朝廷屢行盛禮君歸掌禮盛禮之新所有事於郊而况山東來瑱既誅戍者皆返河北朝義亦滅賊將皆降各鎮班師至尊受賀君奉禮之暇幸題書報我旅人今日出游臨風之深亦慰云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甑堂横子賤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偸金 四句贈裴 梁獄書應作 公自注 去聲 秦臺鏡欲臨 點袁判官 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六句按問雪枉

宛彼南部鬼消散是汞丹也掌值琴是于既化為仙去則鄧叙不貪無人不恐不偷金則不疑借金欠當作明南部隙深如此奈彼誣何昔者鄧陽被羊勝等誘供中上帝得出恭始皇有方鏡照人心膽南部坐在猶之鄧陽判官水主其任無與秦鏡也南部何以被罪任坐獄醒之故既爾僧醒宜求蔡小之説幸逢判官涉之以丹當即出世白髮之侵不免更添耳術部得攻頭戶族世有借德況淚心如泚按問即見小人之誘何執宋知

〇按白居易詩有勤操丹筆念黄沙莫使飢寒囚滯獄黄沙應指囹圄地故曰即出黄沙在

鄭典設自施州歸

我憐榮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天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慼（以上追敘往施州時）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

門禮亦如古昔勅廚倍常羞盃盤頗很籍時雖屬喪亂事
貴賞匹敵中背慨艮會裴鄭非遑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
務隙他日屛銀鉤森疎見矛戟倒展喜旋歸畫地來所歷
乃問土風質重見田疇開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以上述典設言）
之北風吹獐獨癡老思散策諸拂蒹葭寒嶠穿蔦蘿羃
此身仗兒僕高興躋有激孟冬方首路强飯取崖壁（以上付言）
（欲往施州）獄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餙駕馭何所益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烏道庶免蹉跌厄數語規諷
予前冐暑存過我皆惜之以爲予黎陽之秀出處必愼
豈宜妄有所行不道旅寓殊方第以飢驅之故猶幸裴
爲故人意氣相期遂忘險巇援危藤躡峻石一入施州
覧其山川城郭而後可知也施州地接夜郎戎彝雜處

子前冒暑而往吾方憂之今子歸詒此邦有大慰吾心者聽子言曰施州俗朴主客忘形侯門禮數與古無異宴會之際珍饈擇絡不以喪亂而務苛簡良會之餘得叙爪芻往往流連而至夜闌況仕優則學萬卷森羅學優而書八法具備即銀鈎手筆他日還許賜也又為我詳叢所歷之路若所攀援若所登頓以示難險僻而無害又為我詳述施州民皆貧實田不荒無刺史賢似倔徇施州列郡咸願借寇我聞斯言心竊擬往子前冒暑過彼我則蹣病老人必待大寒風勁瘴癘盡吹方許杖策衍則拂蒹葭之寒崎川穿鳥雜之幽險僻之處猶仗兒童強飯而務於攀崖壁亦因高與揖激擬於孟冬行路也予今從施州歸山川悠遠絡驛叢矣汗血亡矣外條雖具駕馭難充我則有平肩之輿無務外飾但取前途可為準的雖入鳥道亦可免蹉跌之憂危也已○兒性侈靡奢會賓客滋味品數客有昧於名者故曰物厨倍常羞見吾書故有銀鈎寻戟等句

對雨

以下皆憂亂之作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二句對雨

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六句府事

如此雨勢我江干獨立何為哉巴中道路不慮難行漢家旌旗誠恐迷失也况西山雪嶺地接蕃夷此處之防秋宜急繩橋列戍控制三城此地之戰勝何遲得毋西戎與我本甥舅國竟和好未失恩私不背故爾毋煩戰勝耶○郭子儀嘗言吐蕃無道不顧舅甥之親公稱何反用之

遣憂

時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深入已方治兵吐蕃已度便橋上出幸陝州吐蕃入京師焚燒一空公聞志悲題曰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四句虛寫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四句實寫

國家亂離今日又起何苦消息難眞耳致此亂離若然因今上不能受諫也若使受諫豈有今日今日臨危庶幾憶昔但臨危而憶古人之言悔其不用亦已晚矣消息何如傳聞乘白馬如侯景者因吐蕃之寇紛紛而起着黃巾如張角者因吐蕃之寇擾擾而來紛紛擾擾勢必焚燒可惜隋氏遺宮今日焚燒頻頻而見吾不府也○受諫無今日向指柳伉一疏夫柳伉上疏在長安既陷乘輿既奔後此時受諫豈有及乎愚按是年四月郭子儀數為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上狃於和好而不納至還京勞子儀曰用卿不早亦已晚矣祿山時上與方思張九齡之言遣使曲江致祭夫子儀知吐蕃必寇而極言猶九齡之讖祿山也代宗之勞郭子儀猶上皇之思張九齡也公不忍明言托之古人耳魯哀時子貢嘗辭吳盟季孫不能用後臨越難而思之曰若在此我不及此夫梁末帝時段凝有異志末帝謂敬翔曰朕居常怨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懟卿其教我受諫無今月往往而然白馬黃巾是因吐蕃而亂者如高駢以城降吐蕃王獻忠脅豐王珙以迎吐蕃呂太一乘棧作亂止是紛紛擾擾者隋氏亦為本朝諱言

巴山

巴山以下諸詩俱寫時事所當諱言者故每用詩中字命題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回 二句承中使云

天寒邵伯樹地濶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四句總寫乘輿未回意

我客巴山中使何緣得至中使云我從峽城至此耳計此時盜賊縱橫還應奔突乘輿蒙塵尚未還京然則乘輿今在何處或在陝此處有邵伯樹天寒可憫或在華此處有望仙臺地濶奈何乘輿狼狽尚爾風塵扈從羣臣離散何去中使必知其故矣〇代宗十月丙子出奔丁丑車駕至華州幸魚朝恩營辛巳方至陝時吐蕃焚掠長安欲掠城中士女整衆歸國又還至鳳翔遍城請戰是還奔突車駕逗留尚未發陝是恐未回初上出幸官吏藏匿至華奔散無復供擬故曰羣臣安在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四句寫亂離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二句憶成都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二句當事

成都亂極矣以言水路黃草峽西之船不見其歸以言陸路赤甲山下之人行者絕少道梗如此此時長安消得驛使一問消息無奈驛使不通此時蜀道兵戈擾攘莫得真偽未卜是非何似遙想錦水空吹萬里秋風而我身不能去遙知別淚又濕幾家羅衣而彼處將所依去年知道所據劍閣爲亂今知道已滅劍閣之終堪據不必愁也聞今吐蕃又寇成都松州等處之被圍則大可憂耳蓋松州一帶關係全蜀節度其地者何以禦之○蜀道兵戈句斷爲高適高適辣兵於蜀牽制吐蕃未爲得策其是非尚屬未定警急二章可証

歲暮

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四句時事

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四句感懷

歲暮可歸而猶作客邊隅何故而還用兵只因西番入寇烟塵已侵雪嶺所以節度治兵鼓角直震江城似此用兵天地之間日有玄黃之血乃朝廷之上誰爲終軍其人我目擊時艱敢愛微軀自傷遲暮壯心勃勃而已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 二句愁坐 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二句愁坐所見 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

四句愁坐所感

我愁坐高齋臨門一望所見野色不過山寒水氣耳不足愁也所愁者葭萌之處氐種迥絕耀有外心左擔之文犬羊屯聚實逼處此加此時事只恐奔竄難免歸梓尚未有期〇氐種逼人犬羊叫囂在内可憂者有氐

傾在外入寇者有吐蕃公慮吐蕃與氐羌私結爲亂也
職公東西兩川說云竊恐併吐蕃先自羌子弟始然則
松維之閒邛雅子弟乘機竊發亦未可知故憂氐種之
猶逞於蔑前其心叵測有反助吐蕃之事犬羊之族逼
處左擠實繁有徒有盜爲左
衽之痛此愁坐時所關心者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四句擬議之辭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四句見無妙畧

高公舊爲淮南節度才名素著以有妙畧耳今日練兵於蜀必能用兵如神者果爾則吐蕃入寇玉壘之檄雖傳蜀兵一臨松州之圍會解矣向者因無妙畧和親失計公主不歸遂使青海茫茫盡爲吐蕃所有已事如此今日警急全憑公之妙畧耳○時高適爲西山節度練兵於蜀公意練兵於蜀不加急救松州警急命題以見

松州之圍勢關全蜀救援之師斷不容緩今適但練兵於蜀不聞移師赴援妙畧安在未幾松州一陷西山諸州盡入吐蕃和親四句正發明對雨章結意指前車爲鑒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六句時事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結王命意

吐蕃入寇賊滿漢北豈獨漢北即巴西亦梗塞難行矣諸將之戰死者甲血空埋使臣之往來者馬骨徒斷豈與寇終無竟乎近者吐蕃新入大震關然后詔焚大震關棧亦晚矣張良之燒絕棧道應不如是吐蕃已度便橋然後詔郭子儀子儀閑廢日久纔得十一騎而行詔已遲矣漢高之築壇拜將應不如是今日蜀事雖松州被圍西山岌岌深懷喻蜀之意亦急望王命大將秉節而來下卹蜀人倒懸耳○高適師出無功蜀人思得嚴武代適其後奉待嚴大夫詩云常怪偏裨終日待

西山三首

西山爲控扼要衝圖經云岷山巉絶崛立捍阻羌夷全蜀依爲巨屏西山三首亦小雅匪兕盤居之慮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 四句 西山

劉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鋋西戎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四句 時事

夷界不遠只在荒山蕃境非遙近迴雪嶺築城山上一加白帝戍之高轉粟山邊不啻上青天之險守此者亦孔棘哉不但總戎蜀將亦分旗鼓以敵愾豈惟蜀兵羌兵亦助鎧鋋以前驅所以然者吐蕃背好殺氣相纏正未已也○西戎背好對兩章反說警急意抗往事至此始透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 四句 時事

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 二句 評解 漫山營賊壘回首得無憂 二句 評解

三城之戍雖削罷民朝廷置此夫豈得已亦長防邊疆華且秋凱不測耳今何加哉彼處煙塵已侵火井此間雨雪空閉松州潰陷之象已見此時獨仗將軍運籌耳將軍何爲朔風飄幕而已更遣使者臨邊耳使者何加寒色侵喪而已西山一帶無非賊壘不盡沒於此蕃不止能無回首憂危也〇西山防秋三戍明皇幸蜀時所設高適上疏論之謂今所界吐蕃要衝不過平戎以西數城又云坐甲於無人之鄉運糧於束馬之路以三城列戍爲可撤若其防守之疏可知宜西山諸處盡沒吐蕃此詩首二句實諷適也

子弟猶深入 關城未解圍 蠶崖鐵馬瘦 灌口米船稀 四句危詞以見無一可恃

辯士安邊策 元戎決勝威 今朝烏鵲喜 欲報凱歌歸 四句諷辭

西山之役子弟背入兵力盡矣兵力盡而賊圍未解子弟不免矣戰必資騎上蠶崖者鐵馬既瘦馬尚堪戰否士必需糧來灌口者米船既稀士猶宿飽否兵盡矣馬憊矣糧竭矣或者安邊之策全仗辯士決勝之威尚賴

元戎。信然。則奏凱有日。忽聞鵲聲。似耶。非耶。
○子弟。即公東西兩川說。以雅子弟。羌子弟。

征夫

廣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劍南諸州盡入吐蕃。征夫一章。正是實錄。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四句總寫

敗亡乞援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我道竟如何。四句

蜀勢全敗。人都陣沒。千山嵯峨。空自多耳。哭者載道。歌者無人。我一身漂梗。無地可安。猶望士卒銜枚以圖再舉。其如官軍遂逸。尚未通蜀。我道其終窮哉。○官軍未通蜀。仍指嚴武。明年正月。代宗以嚴武代高適。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 二句感時 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

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 四句早花 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應起意結

自九月吐蕃寇西京今應安穩奈驛使斷絕消息無從何夫消息偏遲臘月尚未乃山花獨早窮冬已開不見杏子于盈盈當雪而放梅花豔豔待香而明明知花草無情緣人頭白然我所苦者西京未安穩而風塵終暗客鬢之催亦聽之杏雪梅香而已矣○代宗十月幸陝十二月已發陝還長安公遠羈巴閬尚未知也有傷春詩自注

自閬還梓詩 廣德元年

發閬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

木慘慘天欲雨 四句發閬時征道之景 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四句發閬時思家之懷

劍南頻年寇亂人煙斷絕所以今日發閬虵虎充斥杜竭無人俯聽蕭蕭者惟江風益吹雲拂地地何見慘慘者惟山木亦漫天欲雨也江山間豈無秋花錦石可供客玩無奈女病致累妻憂歸意迫矣此秋花錦石更復何心細數我客閬三月纔一得書乃書中所云又以女病妻憂亂人方寸我之避地何時得免愁苦也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回 四句占歸 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 四句

草堂檢校

處世誰堪久客獨吾道宜然耳乃隨我來者只有汝在今日客梓亦孰知東西兩川江路原近頻頻遣汝亦不

過爲舊廬難捨耳汝歸矣尚務檢校哉草堂有鵝鴨汝宜長數門以内不使疎失如此鵝鴨類也草堂有柴荆汝莫浪開門以外無容妄洩守此柴荆可也至於浣花溪竹係我手植遥想東林其影必薄汝歸乘暇更加滋潤思來春新笋復有上番成竹之望我囑汝檢校者如此○或謂公此數語近於瑣屑不知彭澤之于傒門司徒之妻將糞爲不見惟數馬孔明身自裁桑古來賢達皆然他日公於宗文則催樹雞柵於豎子則督促秏稻以至種萵苣摘蒼耳勸耕牛修水筒隷人伐木園丁除草蒸其克勤小物正寓經濟於無用以爲有用也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留後東川

章彝留後東川置王彝不問大閱東川校獵自雄題曰冬狩警其僭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以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嵔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毳鬚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充朐俎胡爲見羈虞羅中 以上校獵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王風 四句諷辭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以上勉其勤王

留後節度東川兵馬旣雄可爲朝廷建功矣今日校獵疑有此功校獵何如夜發號令猛士三千晨使合圍步伐如一所得禽獸十雙八九殺聲至曉猶然振天行幕之前已羅青兕豜豜之背又載玄熊合圍百里之中一空寒山之族大者殪矣小亦不遺如鸜鴒者力怯飛蓬肉慚朐俎虞羅之內胡爲見羈校獵之雄如此夫春蒐

冬狩非諸侯事今侯得同者以留後既爲刺史又兼侍御而攝大將權故號令赫然與前王比烈耳老翁何心觀獵所喜者以留後士卒如此整肅佳擒吐蕃直摧枯拉朽至於草中狐兎盡殺何益哉今日朝廷行幸陝以破陽宮裏寂無一人若論今王原無失德何爲先帝以來蒙塵至再留後誠念及此亦當惻然哀痛也○晉昭公十五年冬有鸜鵒來巢九月公孫于齊次於陽州代宗幸陝猶魯昭次陽州其受制於程元振猶魯昭受制於意如公曰有鳥名鸜鵒蓋欲章見鸜鵒臣王上出奔今見鸜處羅章無王憂臣辱之意矣公曰胡爲大是與醒

山寺 公自注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以上山寺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顧賓徒咄嗟檀施開我知多羅樹

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神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 以上諷留後

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四句自言

山寺依石佛龕遍山龕中諸佛已不復辨所見惟莓苔耳諸龕雖沒古殿尚存前佛既塵世尊亦爾於是龍象悲泣信者傷心安得出世尊於塵埃起前佛於莓苔哉幸使君騎馬西來臨江樹羽徘徊觀望若有餘哀山僧訴曰所以致此者棟梁摧頹之故也使君咄嗟檀施不吝從此復救雙樹重倚蓮臺世尊之塵埃除前佛之莓苔洗諸天歡喜鬼神無嫌矣但使君之職在於拊循士卒誠移檀施以撫麾下豈非弘濟之才今舍士卒施于山僧在山僧如窮子遇父雖行穢不淨一切財物皆是于有信大歡喜但恐士卒離心使高人即事憂禍胎耳今日歲晏風寒肌膚皴裂老夫身臨古寺自思入道蹉跎如嬰孩幼失怙恃亦足哀也○古殿比國世尊比君棟梁比大臣勉留後維持君國無徒廣求福田利益也所寺根石壁結構未嘗不固諸龕遍雕莊嚴衛未嘗不尊

前佛不復諸列宗靈爽何存百身一葬苦九廟灰燼殆盡惟有古殿存黃屋原無恙也世尊亦塵埃天下殿走矣如聞龍象泣惟龍象斯泣足令信者哀惟信者斯哀當時泣諭將士激烈赴難大聲疾呼以殉君國者惟郭子儀顏真卿段秀實柳伉幾人耳扈從諸將士不免凍餒猶之山僧衣藍縷所謂大臣不過元載諸人能無告訴棟梁摧使君執兵以往時擅以濟愈於顛兵徒隨檀施也重扶東駕復還宮闕是使多羅樹倚蓮花臺也祇稷安幽明慶是今諸天歡喜鬼神無猜也以茲撫士卒孰日非周才是于儀諸公所推豈河北節度可比乃徒叱兵從而厚施山僧不聞布德惠以拊循士卒況不修臣節妄覬非分如冬狩合圍僭擬天子難免禍胎窮子本法華經窮子傭賃遊到父所受僱除穢行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公以窮子比山僧得留後之檀施如窮子得父財失淨處即行穢不淨意行穢不淨反得財物為此諷耳自哂同嬰孩公違離所天如失怙恃不如窮子之遇父故云然也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鐃大鏞在東序氷壺玉衡懸清秋（四句裴施州）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爲客寬邊愁（二句承宿昔一逢）詎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眞分憂（二句言廊廟之器出爲刺史）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以上自叙奉謝之意）

裴公雖貶本廊廟器我自上元卜居浣花溪與公相逢已歎世間少此人物其器宇宏深鐘鳴東序其識鑒澄澈玉映清秋宿昔相逢便減多病三年客蜀遂解邊愁今日思之極不忘耳公以廊廟器出刺施州若得班荊有四岳能明府非淺有二千石能分主憂耶我去成都流落白鹽山北紫公幾度附書貽以羔裘裘則錦袖之上繡以迴光書則銀鈎之勢蛟龍蟠舞此時紫衣使者辭我言歸我再拜故人謝其嘉貺又遙慰我故人曰公

老矣老憂于孫公于孫濟濟何憂之有況子孫皆賢才華裴然者施州之貶何足介意爲〇是詩舊編永泰元年冬公在雲安日作非按通鑑裴冕永泰元年三月巳復原官左僕射待制集賢院安得尚在施州曰裴施州裴於寳應元年八月貶施州公於廣德元年冬在梓州時寄無疑也所疑者白鹽山在夔之東屯東屯爲白鹽北耳按夔爲南楚梓潼等處皆在夔北此句如朝廷僥倖北鼓角漏天東等句法若編入東屯公於大曆二年秋冬間移居東屯三年正月便巳出峽在東屯不過三四月安得施州有幾度寄書之理而曰幾度寄書白鹽北也又按裴年巳老大曆四年元載舉爲相史曰利其老病易制未幾薨故此詩曰將老老人所憂者子孫巳失子孫憂卽相顧兒無見意裴爲衣冠名族其繼起者才華必盛此二句亦因裴遭貶謫公以子孫才華慰其牢落舊註謂公年老以子孫托裴求合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以上叙桃竹杖
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
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杖劒或與蛟龍爭以上叙遊
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
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
峯噫風壓頹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我將曷從以上諷辭

梓州桃竹出於江心雖爲江妃所愛不得不爲使君所取使君取此若憐我龍鍾必須扶杖遂攜之出入鏗然有聲也我今日方有東南之征自白帝城鼓枻出峽一路江山幽險異物必多此杖精工不免爲鬼物蛟龍所奪我勢必杖劒與爭敢負明賜杖亦當知自愛矣叮嚀告曰杖生正直愼勿變化滅跡湖上失我扶持方今風塵擾攘不但水有蛟龍幽有鬼神豺虎亦復載道雙杖一失我安適從杖始終以正直自守可也○蜀中多故

章留後東川爲西南保障章好殺僇誇張威武似失朝廷所倚以屏翰意故曰爾之生也甚正直勸其乃心王室也慎勿踊躍學變化爲龍勉其恪共乃職也枯剉忽失雙杖吾將曷從亦早知其不免

自梓攜家閬州詩 廣德二年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以上在蜀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我手 以上去蜀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誠難朽 六句宴別 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

峽徙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在否終作荆蠻遊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以上敘適吳楚

我入蜀多年幼者長壯者老矣性生放誕與酒為徒蜀中節鎮多驕常恐失身履害辭酒徒學折節違厥性矣我本縱壑魚焉能鬱鬱居此今為喪家狗從茲悵悵何之適子有方衰老已無此戀萍蹤靡定行止亦復何拘惟是新故交情各有厚薄今日取別情亦不同顧南行何始萬里扁舟不意自青草湖始也梓州開筵卿前騎馬樓下幕府諸公陪宴者繽紛四座帳前健卒侑酒者旋弄紅旗樂哉此宴日車落林鳥喧我從此別矣此去青草波濤何足介意三峽險惡亦姑聽之所憂者寇盜充斥衣冠奔走耳自吐蕃入寇中原之音問杳然黃屋之安危未卜北征既斷聊復南遊爲遠適之梁鴻學逍遙之莊叟楚騷以東皇比君吳地以南斗爲極此行拜東皇上南斗雖適吳楚敢忘王室哉至於使君微論有使無使心期勿替亮不至金玉爾音遂有遐心也○落

訓

始。

江陵望幸

按史上元元年。置南都於荆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廣德三年以衛伯玉有幹畧拜江陵尹充荆南節度此時應有望幸之樂役城上詩曰遂聞出巡狩傷春詩曰滄海欲東巡

雄都元壯麗望幸欵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合越鳥舟楫控吳人四句承雄都元壯麗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六句承望幸欵威神

江陵雄都由來壯麗。一聞望幸忽覺威神天子時巡山河動色也以言地利西通巴蜀以言天文北照長安南則越鳥飛來風煙不隔東則吳人至此舟楫時通壯麗如此今日望幸雖曰周王大駕臨鎬未來猶望漢武旌

旌浮江過此卭兵之分由於聖旨信征伐之權自天子出也居守之職付諸宗臣蓋君行則大臣守國付托得人也雲臺之仗天邊早發涸轍之鱗恩波立起望幸豈偶然哉○宗臣指郭子儀代宗幸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 四句李劍州 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四句赴荊州

公謂高義驕代絕無如何三年坐劍不遷也高義驅今古則有文翁能化俗之術三年坐劍州則有李廣未封侯之恨人但見其化俗而羨之亦焉知其未封侯而惜之使君坐劍我將適荊此去出峽必經灩澦我入蜀五十忽焉衰老遙想出峽止餘雙蓬鬢而往耳此行入洲必過滄浪我東吳萬里將有扁舟遙想人荊將攜一舟舟而去焉從此言別相逢何日到荊時惟有登王粲樓悲春風以引領云爾○此章仲宣樓指荊州前短歌行

仲宣樓以王仲宣比王司直非謂其適荆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二句領　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去蜀非無故此問人無可語愁故杳然發吳門之興耳遙望九派長江只隔青草近看三峽險阻已臨片帆吳門不在望與至若巴蜀問卜雖有嚴遵今已厭就酒徒常作吏部今亦休爲此去吳門縱浮海而到蓬萊亦所願也與真杳然矣倘到蓬萊將猶首而問羣仙所甚樂也何憂誰語哉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二句總　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

復隨我回首一悲歎故國莽丘墟鄉里各分散歸路從此

迷渺盡瀟湘江岸 將適吳楚故云

五十老翁棲皇南北逃難何無已時也而況骨枯氣衰諸病都入雖則逃難無地可逃一身莫容更兼妻子焉幾言歸故鄉其如桑梓墟鄉里散惟有雲泥瀟湘江而已○愚謂此詩當在將適吳楚時一則蜀中多故正當吐蕃入寇後與本題逃難二字有合一則公欲出峽適荊楚與詩中渺盡瀟湘江岸有合一則公年方五十一與詩中五十白頭翁行合或謂係大曆五年避臧玠亂入衡州作人衡公已五十九歲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冷冷 四句行次

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四句奉簡

盟亭西面皆山焉首望之縣與胥青其下溪爲雲谿上之花淡淡不俗其外郭爲春郭春郭之水泠泠而清行次所見如此計全蜀名士亦爲不少乃嚴家德星偶聚一門蓋既有兩使君又有諸昆季今日長歌奉簡用意深長兩使君諸昆季幸爲老夫細繹哉〇盟亭在梓州左省議諸昆季舊註謂是嚴震及其弟嚴礪震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財助邊得爲州王府長史咨議參軍詩曰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分明不以名士許嚴但謂其一門多富官耳按德宗幸梁時震爲梁帥凡軍糧迎謁德宗今震登騎中書齊映叱震導駕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是震不但以貲財雄蜀

倚杖 公自注盟亭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二句題面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四句倚杖所見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二句倚杖所感

鹽亭既有春郭又有雲溪我看花於彼逐何杖於此矣縣在山間故爲山縣而其市早休橋跨江上故爲江橋而船於春聚山城草幾地僻境偏往來者少一日之中人州在曉四時之內佔客惟春也於時白浪險矣抑鷗佩輕青天高矣歸雁獨喜物色中如鷗如雁都有生意我生秋州家妻孥不保對此生意有回首轉凄其者矣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六句閬山

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結出下居意

何山是白閬州之靈山獨白何臺是碧閬州之玉臺獨碧所以然者靈山上雲浮松際欲盡不盡故白也玉臺下石枕江流將崩未崩故碧也靈山玉臺皆神仙窟宅其根必有鬼神來會故其氣象已與嵩華二嶽彷彿爭高吾見閬山疑是嵩華吾見似嵩華者忽憶中原庶幾有日歸中原再遊嵩華其如干戈未休何惟有結茅齋

於靈山玉臺處，看青壁以卒歲而已。○嵩在洛，華在秦，故觸中原故鄉之思。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六句閬水閬州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總前章結

有閬山，即有閬水，爲嘉陵江。江色之麗，似石黛，似碧玉兩者難定，殆相因依，爲一色也。何以有此黛碧？蓋由嘉陵日色已破浪花而出，水嘉陵春色已從沙際而歸來耳。此時巴童愛此浪花，蕩槳而過，半欹半側。此時水雞愛此沙際，銜魚而飛，或去或來。此皆閬水勝事，光閬州城南，其山色秀麗，如秋錦諸峯，又爲天下所稱者，此我狀閬山即思結章於此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四句泛江）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四句使君）

山谿處何時斷者江於平時一似不肯流然江平流稍則舟行遲矣舟已行不知其改岸與否於花之去稍知其已改耳鳥之飛怪其與舟俱在今因岸之改始知舟行鳥亦隨舟來耳泛江之景如此此時舟以內有紅粉者結束何多有白頭者當歡而恨幸有使君愛人爲客置酒泛江不然我愁不轉添哉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鳧鷖（四句就亭）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二句應前結束多紅粉）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二句應前歡娛恨白頭）

既泛江隨就亭亭上有徑因沙甚軟亭前有草無人自芳斗亭者有野畦畦光連接蛺蝶連緣亭者有江檻檻勢低臨鳧鷖在俯未幾日晚煙花撩亂至於風生錦繡盈香皆非結束多紅粉耶我年衰老悲傷易動使君

愛我者幸勿更吹急管益歡娛恨白頭也。

城上

時已收京。巴閬僻遠。公尚未知。故有城上諸作。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四句城上

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四句感懷

我客巴閬。又見城頭芳草萋萋。已綠空城。白日冉冉漸長。草綠花亦落。經風吹而片片皆飛。日長水亦盛。當春動而茫茫。尚堪計此時隨移天子者。定有八駿從漢武皇。若亦有羣臣幸陝以來。遙聞出狩。自冬徂春。遐荒應徧。鑾輿亦可回矣。何其久不回也。○代宗止幸陝。公何以有遐荒之語。當年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又以郭子儀新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師。勸帝都洛陽焉。知不有八駿遐荒之舉。忠臣愛君情見乎詞

送李卿曄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四句王子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四句自傷

國方亂也王子何爲歸也其加至尊蒙塵扈從無人何獨吾踽踽老巴山傷春江上往年靈武之賞既悲不與今日從亡之役又復不及介推晉山雖然自棄敢以江湖忘魏闕哉○重耳反國時從行諸臣駢首爭功肅宗收京後靈武諸臣亦然公往往形之詩如洗兵馬詩曰汝等豈知蒙帝力送張山人詩曰文公賞從臣秋峽詩曰皆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而已則壯遊詩曰之推避賞從此詩曰晉山雖自棄意深遠矣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六句敘亂

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

開道變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以上

願望是釋悶

自祿山作逆至於今吐蕃復亂海內久不解兵矣安史之亂猶曰內寇吐蕃外患何以亦然昔者黃帝至襄城之野七聖迷轍陝州之幸非如黃帝訪大隗也晉帝察王敦之變中道倒轍陝州之幸不啻晉帝過湖城也亂至於此朝廷播遷一而至再奔走亦應厭矣亂極必治氣數且然諸公豈無意也深思致亂之由不過誅求無藝今日但恐如舊天下怨恨之氣多由變孽弄權今日何可全生天子厭奔走而回鑾群臣思昇平而佐治誅求改變孽傷庶釋我悶但恐老翁計左料事多錯風塵之清何日之有我悶終誰釋哉○變孽全生指程元振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領起全指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承兵雖滿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承日濃蒙塵清露急御宿且

諸供殿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客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六句傷春之指天下多故矣乃兵雖滿不滿春光也兵何以滿蓋自吐蕃入寇致一時將士百戰殺疲而北闕羣兇又任其紛紛爭相僭立至於春光閉塞之邊雖隔千里煙花之擺依舊蔥蒨所可傷者如此此春光使至尊蒙塵供帳冷落遙想行在彼其中露耳所望車駕還京亟圖恢復爲殿宗周宣則蓬萊殿上雲氣依然属鸞諸臣從龍不乏無不負此春光濃艷也○雲比臣龍比君代宗出幸羣臣離散公以此諷之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四句承春光說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原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六句蒙兵賊滿說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結援春光

春光之濃鶯語矣花開矣例見天青佛見草碧矣其如
兵滿天下何世亂極矣援兵不赴萬事都危髮白非假
強然淚點非緣今日豈獨行在無信直至
兄弟分飛雖有春光昌禁北望神傷已

日月還相鬬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
纏兵氣鈎陳出帝畿六句天象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
諸軍闕來朝大將稀四句人事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緣出用賢

圖治

意

日月鬬陰勝陽矣星辰圍象辨變矣此危機也還鬬屢
圍者都因執法未誅耳危機焉得變耶危機不變並至
大角帝座盡纏兵氣鈎陳行宮亦出天垣此天象向人
事於將御道而上無非煙塵彝倫之人獨有耆老諸軍
潰散不知所之大將叛逆不來救援執法不誅一至於
此豈無賢人隱於屠釣可爲朝廷戮力者不識我王出
狩之暇肯載同歸與否○執法即熒惑星時程元振熒
惑代宗以召亂柳伉上疏謂陛下必欲存宗廟獨斬元

振首馳告天下上以元振有保護功止流溱州是不成
誅戮法大角再為帝座鉤陳即紫微纏兵氣則京師爲出
帝嚴則乘輿奔語語有會將李光弼擁兵
徐州畏元振遲留不進是來朝大將稀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
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六句承淸苦二句
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稽紹血沾灑屬車塵結意自況

安史亂於前吐蕃亂於後朝廷之亂亦屢矣無如道遠
消息難真何或曰我王在洛或曰使者歸秦或曰公主
奔馬而奔或曰貴嬪登車而泣或曰大駕欲入蕭關既
迷北上或曰至尊欲浮滄海早賦東巡消息難真如此
雖安危之體我輩難知然老大之臣草野不忘但不得
身爲稽紹親捍乘輿灑血屬車之上耳何爲扈駕無人
一至於此○平準書上北出蕭關釋悶章云江
邊老翁錯料事此曰敢料安危體料字一例

閒說初東幸孤兒卻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

登前殿王公出御河 六句敘亂 得毋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

生烽燧幽人泣薛蘿 四句傷春之指 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二句總結兩章

羽林孤兒朝廷養成以備一旦之用今駕東幸却走多倉猝雖儲衛陽戈自倒人心既離糗糧甲兵皆不足恃而此番入大駕奔矣此時豈無聞雞起舞如劉琨者乃誰憶大風思猛士以守四方如漢高者遂使長安春色蕩其烽燧之中故國幽人腸斷薛蘿之下不禁傷春之至也夫修德可以弭亂君臣同心可以召和和氣致祥郎吐蕃易滅太平立見是在今上耳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 四句收京

尅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四句總之

今日京邑復道巳收兼閒馬璘等背城擊賊仍斬千計前此幸陝扈從無人計此時衣冠諸臣排米扈從也邑從之功及今巳脫蓋此時至尊車駕早巳還宮也京收矣所難者收京後耳今日既復之功幸而如此他年扶持之力全仗數公倘扶持不力是使我回首收復之跡更為慟哭亂亡之地諸公幸毋然哉○復道句紫安史亂後有復收便有復失言下將前車之覆悚然拈出航復二句即洗兵馬詩巳喜皇威清海岱還思仙仗過崆峒所謂平吳之后正須聖慮也末幾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京師震駭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四句聞收京劍外春天遠巴西驛使稀二句隱發聞字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結還送司馬入京

宗廟以萃天下之渙收京則收宗廟矣聞道宗廟收鑾輿亦歸於時傾都而看至尊喜其無恙正殿而臨朝會

共引朱衣收京如此當此劍外春天消息既遠巴西勅使往來又稀何幸得聞收京之信顧我徒聞耳君則入京矣久經世亂匹馬入朝念君獨能如此留滯者不能是足傷也○題曰收京閱詩曰收宗廟宗廟所以萃渙當時車駕發陝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公先曰聞道收宗廟然后曰鳴鑾自陝歸語得大體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二句自言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二句送黃閣常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爲話涕霑巾四句孫明先朝忝從臣何

羣盜之亂直至今日念我先朝亦是侍臣流落至此戀主之義安在歸秦之日何時耶歎君亂後偏能急君之難同是久客獨有故園之歸君歸矣我忝侍從當年黃閣亦常司諫今日丹墀應有故人我向來爲社稷計上

封事焚諫草子歸京後苐爲衙語故人先朝侍從某人者至今話及社稷尚涕泗霑巾也。

杜詩闡卷十六 終